

文学史第十九讲

B. 苏. 柯尔莫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

这一时期的文学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发展特点是在于它的极大的复杂性。到七十年代末期民粹派分子的革命活动达到了最高度的发展。民粹派的观点影响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成立了「土地和自由」社，但是社里的活动却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大多数人坚持着「到民间去」的革命活动的老方法而进行着反政府的宣传，那末另外少数人就转用了恐怖手段，这种手段不能是正确的，而且给解放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无论如何，到了七十年代末期社会政治斗争的空气可就变得如此紧张了，以致形成了1879—1880年间的革命局势。沙皇政府确实害怕革命运动的剧烈高涨，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还有学生运动和农民工人的骚动。

但是因为革命的基本力量——民粹派知识分子——虽然表现了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却得不到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不了解他们，因此已形成的推翻专制政治的有利条件就无法付诸实施了。

1881年3月1日，用恐怖手段进行斗争的民粹派秘密组织「民意党」党员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突然的爆发事件不仅震撼了专制政权，贵族所在地彼得堡，而且也散布到了俄罗斯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亚历山大三代继承了被暗杀的亚历山大二世。由于害怕迫近的革命事变，专制政权采用了最最疯狂的反动手段，接着是大批屠杀民意派分子，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让他们带上镣铐，在暗牢里受尽了折磨。

暗尔正历山大二世是民粹派空想主义危机的鲜明表现。
1881—1882年间接踵而来的是沙皇粉碎了民粹派的组织，然而生存着的人还在继续活动。但是在遭遇了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分裂。发展了新的派别——即自由民粹派。这是最英勇、最有远见的一派，他们开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了。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退出了革命事业，开始淹没于悲观情绪、庸俗见解和个人主义之中。妥协的态度表现在所谓「小事情」的理论中；这种理论的拥护者号召大家起来做文化工作，号召组织各种文教机关和团体来教育人民。在这些人群中传播着号召不以暴力来反对罪行的「托尔斯泰观」。

沙皇政府镇压了进步报刊，中庸的、自由主义的「欧罗巴」直接代替了被封闭掉的，继承着「俄罗斯的话」的传统，讽刺作品变成了空洞无聊的嘲笑。革命民主主义的遗产或者是完全被遗忘了，或者是遭到了反动报刊和部分的自由主义报刊的猛烈攻击。出现了这一类极端反动的杂志，如寇什尔斯基的「公民」，卡特柯夫的「莫斯科公报」，茨沃林的「新时代」等。

德米特里·谢德林度过了一段非常悲惨的时日，「祖国纪事」杂志的被封摧残完了他的最后一点力量。「我们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在那时候写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残酷、更卑鄙、更屈辱呢？」「无处写，完全无处写」，但是在这种偏僻的时代里他还是继续地创作了许多抨击一切敌视人民的讽刺作品。他创作了一系列的讽刺「童话」，一套「生活琐事」随笔，一部大作品「偏僻之沙」。在这些作品里，他表现了坚强的信心，革命的力量会战胜自己的残酷敌人——专制制度。

戈列布·高斯突斯基在这个时期中继续着自己的活动。在

他的创作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支票簿」等）加强了。诗人C. G. 拿德森（1862—1887）享有着极大的声誉。无穷的失望和悲哀是其诗歌的特点。如果说，在他早期的创作中还贯穿着民粹派的主题，那末，稍后这些主题就为悲观主义和失望心情代替了。他的诗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因为符合在当时社会中盛行的那些情绪。

天才的、但是早亡的作家B. M. 卡尔森（1855—1888）在80年代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浪漫主义的作品。属于这类作品的有「红色的花朵」，「四天」，「阿特达里阿·普里契布斯」（棕櫚名）等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充满着悲剧的形象和体验。卡尔森自己是喘息于那些年代的闷人的气氛中，并以自杀了其一生。

民意党人的炸弹的爆炸结束了俄国解放运动发展中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的可能性，实际上已是耗尽了。以革命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为首的「群众本身的运动」开始了。

尽管八十年代的极端黑暗的性质，但正如列宁所说，同时「……在俄国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即可以用「思想和理智的禁锢已经到来」这句话来加以如此形容的时代；犹如用来形容以亚历山大三世的时代那样……。正是在这个时代中，俄国革命思想积极地发展了，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总而言之，「理智和思想的禁锢」有时在人类的一些历史时期中是会到来的，这宛如政治活动家的坐牢有助于他的科学工作和研究一样」（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27页）。

的确，在1883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劳动解放」（普列哈诺夫）开始了自己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坚决地揭露民粹派的观点，并与之进行了公开的斗争。民粹派硬说，俄国不会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走。与他们相反，马克思

主义者证明了俄国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要返回到公社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社完全不是过渡到未来的更高的社会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民粹派的个人崇拜，同有害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进行了斗争。民粹派认为，人民只应成为在实现天才的人物，英雄们的革命计谋中的顺从工具，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着历史。揭露民粹派之观点其所以重要，也是因为民粹派虽然是走着不正确的道路，但他们也曾吸引了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人，而这曾把他们带到了无意义的死亡。

译成了俄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胜利进行的道路。它为工人运动扫清了道路，以最先进的世界观武装了工人阶级，着发鼓励他们同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继续发展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除了萨尔蒂柯夫—谢德林，丁·乌斯宾斯基，加尔兴之外，以托尔斯泰在文学界依旧占有着巨大的地位。在八十年代里他创作了这些作品，如「伊凡·伊里奇之死」，「黑暗势力」，「朔拿太·克莱米」以及许多人民生活中的故事。

在这些年代里B.丁·珂罗连柯开始走上了作家的道路，他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创作了以下一些著名的故事和中篇小说：「怪诞的女人」，「马卡尔之梦」，「河流在嬉戏」，「盲乐师」，「森林在喧哗」，「在丑恶的社会里」，「巴甫洛夫随笔」等。

在文学界里出现了A.丁·契诃夫，他展开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新的一页。

马明·西比良克以极大的艺术力表现了资本主义掠夺行为的主题。他写了这些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如「百万富翁」，「山巢」，「三终点」，「黄金」。这一切作品都和西伯利亚

有关系，它们描写着工厂主和正直的劳动者们的生活。

在当时的伟大作家群中有H·C·列斯柯夫，他是一位惊人的语言大师，高尔基对他的成就曾予以很高的评价。在他的作品中有「主教生活中的琐事」，而在另一些作品里则他批判了教会的仪式。

独创一格的作家兼人种志学家П·И·谿尔尼可夫——毕契尔斯基把一个新的主题——即定居在波沃尔日森林中的分离派教徒的生活——引进了俄罗斯文学中。两部巨大的长篇小说「在森林中」和「在山岭上」是他的作品，直到现在，人们还以极大的兴趣来阅读它。他的有着深远的民间根源的语言上的特点是惊人的。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巨大地位的是民间口头创作——宗教仪式歌及其他歌曲，传说和谚语。

在这些年代里也出现了革命的民粹派诗人——莫洛卓夫，雅古波维奇，费格涅尔，以及散文作家——诺沃特沃尔斯基——奥西波维奇和斯德普尼雅克——克拉夫钦斯基。在他们这些人的创作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乃是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的主题。

但是在当时反动思想的压迫和影响之下，产生并加强了「绝艺术」的倾向，它引导着作家和读者脱离了当代的迫切问题而走向了没有根据的幻想和赞叹的境界；阶级斗争象过去一样，对文学的发展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时候也可以看到其他形式艺术的发展中的新的成就。首先在画家群中出现了卓越的俄罗斯艺术家列宾，他的一系列画都专为革命斗争这一主题而作的——如「宣传者的被捕」，「在宪兵押解之下」，「集会」，「人们不等待」，对专制政权的明显抗议贯彻在他的著名的「伊凡雷帝残杀着他的儿子」这一幅图画里。

克拉姆斯戈依是卓越的肖像画大师，他创作了И·托尔斯泰，龚察洛夫，舍夫琴珂，涅克拉索夫，萨尔特柯夫—谢德林和其他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肖像。

历史的题材吸引着苏里柯夫——如「斯捷潘·拉辛」，「苏沃洛夫通过阿尔卑斯山」等画。战争画画家维列夏金的画是以反战争倾向为其特色的。当时的卓越的艺术家中还有毕洛夫，古英奇，波列诺夫，萨夫拉索夫，列维丹等人。他们的特别巨大的成就都是在风景画这方面。

雕刻方面的成就较小。这一艺术形式的最有天才的代表人物是弗托累涅斯基，他是创作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苏格拉底，斯莫诺兹以及其他历史人物家的雕刻作品的作者。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卓越的俄罗斯作曲家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创作活动，著名的「强力团」的成员李姆斯基—柯萨可夫写了歌剧「五月之夜」，「白雪公主」，作曲家鲍罗金创作了「伊戈尔公爵」，巴拉基列夫，莫索尔斯基和古依都写了新的作品。

在这些年代里柴可夫斯基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创作了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马赛蒲」，「魔术师」，「黑桃皇后」。这一位天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的特色在于它能惊人地贯彻着普希金诗歌的精神。在他的作品里，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力求表现出祖国人民的民族特点：「俄罗斯语言，俄罗斯精神气质，俄罗斯的美丽面貌，俄罗斯的风俗习惯」。柴可夫斯基也创作了三部世界闻名的芭蕾舞剧：「天鹅舞」，「睡美人」，「胡桃夹子」以及许多交响乐曲和其他一些作品。他的音乐作品由于它的特殊的抒情情调是和列维丹的画，契诃夫的故事相接近的。

尽管当时的社会条件是不利的，但是进步的艺术活动家们

却继续举着他们的光荣旗帜前进。

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阶段的开展是九十年代的特色。工业在蓬勃地发展起来，建筑起了新的铁道，俄国的贸易团体加强了和世界各国的事务联系。

但是新工厂的出现是和工人阶级人数的剧烈增长相联系的。如果解放斗争的基本力量在过去是农民，那末现在站在斗争前列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了。

在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获得日益广泛的传播。在大工业企业中，以及在大城市中心产生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彼得堡罢工和同盟罢工的次数大大地增加起来了。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因为在1891—1892年间，由于国内产粮地区遭遇了巨大的旱灾，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不能倖免于饿死。广泛流行的霍乱和由此而起的骚动现象并使这一切复杂化起来。大量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援助那些受难的人们。直接参加到这一工作中，和劳动人民的密切交往都能促使进步的和革命的情绪日益增长。

社会民主党经过了一段「胚胎发展」时期。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奠定了共产党的巩固的基础。社会民主党在列宁领导之下从事于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的宣转过渡到迫切的政治鼓动，就把工人对经济要求的斗争和反对沙皇政治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列宁的一系列的卓越的著作完成了普列汉诺夫所开始的在思想上粉碎民粹派的事业，扫清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道路。在这些著作中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普列汉诺夫发表了「论一元史观发展问题」一书。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同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斗争。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而只是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的人。

他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并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语」，「生活」和「神的世界」中发表文章，同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得到了很大的流行。列宁写道：「……在这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书籍一个接一个地出版了，开办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所有的人无例外地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人们的奉承和照顾，出版者们因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变得眉笑眼开了」（列宁全集，俄文本第五卷第333—334页）。

应当注意的是在和民粹派观点进行斗争中，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缔结过暂时的联盟。民粹派最大的机关刊物是「俄罗斯财富」杂志，它是由H. K. 米海依诺夫斯基主编的。当时也曾经出版过几种比较温和的带自由主义性质的杂志，更不要谈到在其中经常有许多缺点的公开的反动刊物了。

这便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里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扫清一切障碍的同时，第三次解放运动的浪潮也就掀起来了。俄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先进人类的先锋队。俄国主要中心城市中的社会政治情绪的高涨在它的各个业障地区也得到了反响。

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自然也遭受到了当时先进革命思想的强烈影响。但同时也在它里面也开始产生一些颓废主义派流，这些派流是和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稳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直接联系着的。

在九十年代里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拥护者们，如D. 托尔斯泰，A. M. 契诃夫，维列萨也夫，

庫普林和馬明（西伯利亞人）等。描寫馬克思主義者們反對民粹派的鬥爭的複雜事件的有B. B. 維列薩也夫（1867—1845）的中篇小說《沒有路》，《疫病》和許多其他著作，在這些作品當中他指出知識分子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動向。描寫工人生活和他們反對腐化資本家的鬥爭的有天才作家A. M. 庫普林（1870—1938）的中篇小說《莫洛赫神》。馬明—西比良克也創造了許多新的長篇小說。

在九十年代裏也開始形成這樣的文學，在它裏面創造出了一些後來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的創作原則。屬於這種文學派別的作家有A. C. 維拉菲摩維奇（1863—1949），他在自己的最初幾本短篇小說中描寫了勞動人民——工人，漁民和礦工——的生活。年輕的無產階級文學在傳統上與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密切地聯繫着，無產階級作家們正是從批判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來開始自己的創作道路的。

1892年在第佛里斯報《高加索》中出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人高爾基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瑪卡爾·楚得拉》。三年之後他又發表了革命浪漫主義的《鷹之歌》，在這本書中他讚美了革命戰士們的英雄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生氣蓬勃的光輝，穿透了謊言的永恆的帷幕，照亮了人類繼續發展的道路並幫助了新文學，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產生。高爾基的新作品一部一部地出現了，這些作品是：《伊吉爾老太婆》，《切爾卡什》，《科諾瓦諾夫》和長篇小說《伏馬·艾爾傑耶夫》。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暴露了俄國資產階級，在這個階級當中開始了紛崩析離。

在闡明唯一正確的道路，即用赤忱和火熱般的心去進行鬥爭的道路的時候，但柯就引導着人民走向自由。高爾基所描寫的浪漫主義形象乃是从階級鬥爭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空前未有的美

丽的花朵，这些花朵是被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者们的鲜血浇灌起来的。这些奇异花朵的茎是细弱的，但是非常坚固的。它们不可遏止地生长着、用生命的汁液浇灌着自己，而这种生命乃是用蓬勃发展的革命的巨犁开掘出来的。它们表现了生活中真正的美好事物，帮助人们去把世界变成「人类的美丽住所」（高尔基语）。

同时，在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有苔藓的崩落了、墙壁的阴暗处，腐朽的资产阶级贵族文学的畸形产物还以腐烂的汁液为自己的营养在那里棲息起来。颓废主义的浑濁浪潮冲洗着崩溃的、但是依然是危险的旧制度的高墙。

1893年内，波列日科夫斯基发表了象征主义者们的宣言，而在一年以后B.布柳索夫就发表了第一本象征主义的诗集。A.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报告中讲述了象征主义的实质：「高尔基也和象征派、颓废派以及腐朽贵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其他代表们一样，乃是颓废、悲观主义和相信来世的宣传者」（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报告，国家图书联合出版局，政治书籍出版社，1946年，第13页）。这些反现实主义派别的代表们表现了资产阶级贵族制度的拥护者以及他们的怯懦和卖身求荣的知识分子们的巨大的恐怖心情，在诗歌范围中，这些知识分子是B.索洛古布，巴尔蒙特，S.格比伍斯，后来还有A.阿赫玛托娃等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们宣传神秘主义，个人主义，色情，悲观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和巧妙的、但是特别有害的唯心主义。

日益巩固起来的无产阶级派流的文学对这些反现实主义派流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同时它还有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的作家为其联盟者，这些作家继续地暴露反人民的制度。

这便是十九世纪末社会政治生活的梗概，它决定着当时艺术文学的性质和它的未来的命运。列宁早于1901年在自己的著作《做什么？》一书中就写了《现在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因为这种文学反映了领导全世界解放运动的革命俄国的斗争。

这便是俄罗斯文学在许多世纪以来的发展的总结，它的巨大任务是艺术地再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